

凤歌◎著

鱼和尚以性命暂时压制了「黑天劫」
的来临。沧海茫茫，大陆洪荒，陆渐返
回中土，前往武林圣地「西城」，破解自古罕有的迷局。

沧海

Cang Hai

II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◎ 凤歌 · 著

沧 海

Cang Hai

II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沧海. 2 / 凤歌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2
ISBN 978-7-5366-8445-4

I. 沧... II. 凤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07007 号

沧海 II

CANGHAI II

凤 歌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策 划: 于 桐
责任编辑: 罗 乐 刘 嘉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装帧设计: 引文馆 · 闫薇薇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70mm × 970mm 1/16 印张: 15.5 字数: 200千字

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20 000

定价: 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CONTENTS 目录

1

金龟

27

六朝金粉

215

翻覆

193

迷宫

51

凤刺鳞

180

身脚

78

斗奴

沧海 II

159

情感

108

女贼

130

晷



两人玩花赏景，来到海宁城外，谷缜道：“城里乌烟瘴气的，不入也罢。我知道一个绝好的去处。”

当下二人在钱塘江入海口旁，寻到一座酒楼，楼名“观海”，轩敞宏伟，高有三重，当门处是一副书写工丽的对联：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听浙江潮。”只此一联，将这满楼海天气象，烘托无余。

谷缜指着那对联笑道：“听说这两句，是唐人骆宾王写的，那会儿他跟咱们一样，都是刚刚逃过大狱的光头和和尚。”陆渐笑道：“你才是和尚，我不是。不过，这诗气魄很大，那个骆什么王的，很了不起。”谷缜拍手笑道：“对对，那个骆什么王的，真是了不起。”陆渐知他嘲笑自己，笑一笑，懒得计较。

两人漫步登上三楼，当面海处坐下。谷缜指点山川，说道：“这海宁城南滨大海，西南有赭山，钱塘江贯穿其间，东接苍茫大海，故而又谓之海门。”

陆渐讶道：“这些你也知道？”谷缜道：“我曾在这一带经商。行商者，不知天时地理，不知风俗人情，必然要赔本遭殃呢。”

陆渐更觉惊讶，说道：“你在牢里关了两年多，按理说当年不过十四五岁，这么小的年纪，便做生意了？”

谷缜微微一笑：“有志不在年高，何况经商之道本就有趣，比学文习武好玩多了。”

这时邻桌有几个儒衫文士，正在把酒吟风，听得这话，大为不快，其中一人喝道：“你这少年人光着脑袋，不僧不俗，说的话怎么也离经叛道？想当初，孔圣人的弟子中，颜回从文，子贡经商，怎么没人说子贡比颜回更好。子贡也说自己不如颜回，颜回闻一以知十，自己不过闻一以知二。你这小子，自己没本事从文，就不要信口雌黄，有辱圣贤。”

谷缜哈哈大笑。那文士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谷缜忽地朗声吟道：“师与商孰贤？赐与回孰富？多少穷乌纱，皆被子曰误。”

众文士听得一呆，这四句诗分明说的是：为师与经商谁更好，先看看子贡和颜回谁更富，子贡富比王侯，颜回却是活活穷死，但古今多少读书人，都被孔子对二人的评语骗了，落到穷困潦倒的地步。

众文士初时怔忡，随即大怒，纷纷啐道：“有辱圣贤，有辱圣贤。”

谷缜笑道：“你们说我有辱圣贤，敢问那颜回一辈子做过什么？除了读书，便是论道，于家无用，于国无益，白白赚了个‘亚圣’的名声，死了却连棺材也没有。而子贡出使四国，先后存鲁、乱齐、破吴、强晋而霸越，致使十年之中，这五国大势天翻地覆。他做商人又怎样了？孔子死后，还不是他出钱料理后事吗？皇帝老儿自然希望你们都做颜回，大家安贫乐道，他一个人逍遥快活；但若是个个都像子贡，嘿嘿，他老人家的江山可就难坐了。”

他手指着一干文士，笑道：“你们这些读书人，不是常说‘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’吗？可见满嘴的仁义道德，骨子还不是想钱想女人。你们谁若真能跟颜回学穷，死了连棺材都没有，我便佩服。商人赚的钱虽不怎么干净，但比起那些贪赃枉法的臭官儿，却要干净千万倍不止。”

那干文士被驳得张口结舌，唯有连骂：“荒唐，荒唐”。

谷缜却不理睬，叫道：“伙计过来。”那伙计为人四海，眼神机灵，一瞧谷缜气派，便知不凡，听他跟众文士辩得有趣，在一旁忍不住偷笑，一听叫唤，忙道：“小爷有吩咐么？”

谷缜道：“有纸笔墨砚吗？”那伙计笑道：“有，有。”当下取来。众文士先前被谷缜驳倒，心中不忿，一人冷笑道：“这厮莫不是还想作两首歪诗？若是作出来，一定臭不可闻。”

谷缜笑道：“老子歪诗没作出来，先闻到两声臭屁了，虽然臭不可闻，但爷爷气量大，再臭也笑纳了。”也不顾众文士怒目相向，饱蘸浓墨，在纸上写道：“旅途困顿，银两短缺。”写罢署上姓名，交给那伙计，笑道：“你拿这个去海宁城状元巷吴朗月府上，交给看门的老钟，再找他要二十两银子，做跑路费用。”

那伙计听得目定口呆，吃吃地道：“您、您说的吴朗月莫不是吴大官人？”谷缜笑道：“敢情他现在叫官人了，不错，就是这厮。”那伙计一怔，又道：“但，但他怎么会给我那些银子？”谷缜笑道：“你若嫌少，再要便是，一百两之内，都没关系。”

那伙计听得晕晕乎乎，脱口道：“二十两能到手就不错了，够，够我开一家小店呢。”

那几个文士听了，一人冷笑道：“你这伙计不守本分，竟听这个江湖骗子的撺掇，到时候上当挨骂，可别后悔。”

那伙计不觉犹豫起来。谷缜笑道：“送一张字条，又不是去劫法场。伙计，你不妨赌一铺，若是赌对了，就是几十两雪花银子，若是赌错了，也不过挨上吴家门房的几记白眼，又能吃什么大亏？”

那伙计笑道：“小爷说的是。”当下双手捧了那纸，将浓墨细细吹干，然后足底生风，飞也似去了。

谷缜睨了那帮文士一眼，笑道：“你们要不要也帮我送条子，士农工商，士子居首，各位既是读书人，这跑路费自当翻倍。”

那几人大怒，一人叱道：“你这厮也太放肆，辱骂圣贤在先，戏侮我等于后，当心我告到官府，治你个亵渎斯文之罪。”

谷缜做出耳背模样，接口道：“你敢再说一遍，治我什么罪？”

那人血气上涌，大声道：“怎么不敢说，治你个亵渎斯文之罪。”

谷缜笑道：“说得好，大家都听真了。”那人冷笑道：“听真了又如何？”

“你这个罪名可谓稀奇古怪。”谷缜笑了笑，从容道，“《大明律》三十卷，四百六十条，我条条都能背得出来，唯独没有听说过这‘亵渎斯文’之罪。《大明律》中《刑律》十一卷，中有骂詈八条，也止于子不骂父、妻不骂夫、臣不骂君，却没说过老百姓不能骂圣贤、骂书生。这《大明律》是太祖皇



帝所定，难不成各位比太祖皇帝还高明，竟生生定下一条‘褻渎斯文’之罪。”

那几个文士一听这话，无不面如土色，这“篡改《大明律》”的罪名有如泰山压顶，任是谁人，也担当不起。他们原本以为，这光头青年不过是个寻常百姓，只需抬出官府，随意罗织一条罪名，便能轻轻将之压服。不料今日命逢太岁，遇上的竟是讼师一流的人物，不止口才犀利，抑且精熟律法，反过来给他们扣上一顶足以抄家灭族的大帽子。

谷缜见诸生神色张皇，两眼纷纷盯着楼梯口，心中暗暗好笑，口中却大叫道：“楼上的人都听到了，这几人篡改《大明律》，罪不容诛。掌柜的，这几个人你都认识么？给我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，若有欺瞒，我便告到官府，治你个通逆包庇之罪。”

此时“观海楼”的掌柜听到喧哗，早已赶来，闻言暗暗叫苦，莫知所出。那几个文士更是浑身发抖，其中一人胆怯体弱，心急之下，竟昏了过去。

谷缜还要再闹，陆渐却瞧不过去，说道：“谷缜，罢了，何苦为了几句闲话来害人。”

谷缜瞪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就你心软。”转向那几个文士喝道：“算你们运气，我瞧这位陆爷的面子，放你们一马，还不过来谢过陆爷。”

那几个文士转悲为喜，也顾不得什么尊严，纷纷起身，向陆渐躬身作揖，口称陆爷，陆渐涨红了脸，慌忙起身回礼。

谷缜哈哈大笑，将手一挥，喝道：“都给我滚吧。”诸生哪有二话，匆匆会钞，下楼去了。

谷缜笑道：“这帮酸丁一去，这楼里真少了三分酸臭，多了七分清静。”陆渐叹道：“难怪东岛的人都害怕你，你处处都要争个输赢，谁不害怕？”谷缜正色道：“我跟别人都争输赢，唯独跟你，我便不争。”

陆渐摇头苦笑。谷缜淡淡地道：“你不信便罢，我说话可是算数的。”

坐了一时，忽听噔噔上楼之声，却是那送字条的伙计回来，只见他满脸通红，双眼发亮，手中提着一个包袱，气喘吁吁跑到桌前，道：“小爷，小爷您真是通天的手眼。”

谷缜笑道：“赚了多少钱？”那伙计摊开包袱，尽是一块块的整银，喘

声道：“二百两。我，我原本只要二十两的，谁知钟老门房送了字条进去，回来便说：‘老爷说了，你给谷爷办事，只给二十两，太过寒碜，少说也得给二百两，才够意思’。还说了，谷爷一应所需之物，吴大官人备好之后，全都亲自送来。”他兴奋难抑，说罢这几句，人都几乎瘫软了。

谷缜笑笑，道：“将包袱收起来，当心银子太白太亮，扎了别人的眼睛。”伙计转眼一瞧，果见一楼人瞪着自己，眼珠子都似要掉出来，心头一惊，忙将包袱裹好，却不走开。谷缜笑道：“怎么？还嫌少吗？”

那伙计蓦地放下银子，扑通跪倒，大声道：“小人宁可不要这些银子，也情愿跟随谷爷，赴汤蹈火，再所不辞。”他年近三十，却对年少的谷缜称爷下跪，楼中人无不露出鄙夷之色。

谷缜莞尔道：“你这伙计，算盘打得忒精，今日若放过我，不过能得二百两银子；但若能跟我扯上一星半点的干系，来日赚得，可远不止这些了。”

那伙计被他道破心机，讪讪道：“谷爷神算，小的这点私心，可瞒不过你。”

谷缜点头道：“经商之道，一在慧眼识人，你不畏他人讥讽，为我出力，是你的眼光；二在自身坦诚，你方才这句话，足见你不是遮掩之辈；三在舍小求大，当机立断，你能不被这二百两银子耀花双眼，可见目光长远。就此三点，让你做个酒楼伙计，也太委屈。好，再拿文房四宝来吧。”

那伙计大喜，忙捧来笔墨，谷缜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伙计道：“小的姓陈名双得。”

谷缜赞道：“好个一举双得的名字。”他运笔如飞，刷刷写满一纸，道：“我有事在身，先荐你到吴朗月那里，仍从伙计做起，你做不做。”

陈双得笑道：“就算谷爷要我做叫化子，我也照做不误。”谷缜一笑，将荐书递到他手上，陈双得如获至宝，双手不自禁微微发抖。

谷缜道：“那二百两银子，你连着这纸荐书，一并交给吴朗月。”陈双得也是机灵人，深知还银之举在于取信于人，当即连连点头。

谷缜眯眼望了望天，笑道：“时辰还早，陆渐，咱们打一局双陆吧。”陆渐摇头道：“我不会。”谷缜笑道：“这个东西不比围棋象棋，劳心费时，而是



全在一个运气，下一盘，便会了。”

陈双得不劳他说，早已端来棋具，谷缜演示道：“这黑子是我的，白子是你的，都是一十五枚。咱们先掷骰子，若是掷到一，棋子就走一步，掷到二，便走两步，谁的十五枚棋子先过对方边线，谁就算赢。”

陆渐一瞧，果然易行，当下二人打起局来，光阴尽忘，直待楼上客人走尽，华灯初上，忽听楼下马蹄如雷，似来了无数兵马。陆渐心中怪讶，眉头微蹙，谷缜却专注棋盘，眼皮也不稍抬。

又听细碎脚步，若合符节。须臾间，楼口银缸烛，映出十二名绝色女子，华衣缤纷，眼似秋水，玉簪栖霞，步摇飞凤，纤纤素手托着朱漆食盒，须臾摆出一桌绝品盛宴：只见象鼻鲨翅，猴脑驼峰，油鲟胜鲟，巨虾如龙，火肉艳若胭脂，醉蛤色比春桃；牙箸点金，龙鼎燃麝，百果争鲜，名香满楼，玉盘团团赛月，碧钟奇巧如峰。

设宴已毕，一名绝色女子冉冉上前，福了一福，笑语道：“大官人就在楼下，无谷爷叫唤，不敢擅自上来。他托我转告谷爷，车马备齐。马四匹，均为大食名驹；车一乘，为安南沉香雕成，车内有黄金万两，明珠十斛；十套换洗衣衫，用的都是苏州织造的内用织锦，由京城‘天衣坊’留香山大师亲手缝织，百年佳酿一十八坛，绍兴花雕六坛，贵州茅台六坛，川中竹叶青六坛。至于此间女子，谷爷可任挑六人，作为侍婢。”

陆渐听得心惊，忽听谷缜笑道：“陆渐，你输啦。”陆渐定神一瞧，谷缜的棋子果然都已通过边线。

谷缜欢喜道：“好，再来一局。”他口中说话，手里拈子，正眼也不瞧那女子，那女子却始终低眉含笑，丝毫不以为窘。

陆渐心中疑惑，耐着性子再下一局，这一局下了三炷香的工夫，却是陆渐赢了。

谷缜推盘大笑，转眼望那女子，温言道：“美人儿，你站着不累么？”那女子笑道：“能为谷爷侍棋，再站一天，婢子也不觉累。”

谷缜笑了笑，点头道：“告诉吴胡月，车马留下，衣衫美酒留下，黄金明珠拿走，给我三十两银子，权作盘缠，至于美女佳肴，统统不要。陈双得！”

陈双得早已目定口呆，闻言慌忙答应。谷缜道：“你让厨房给我们烙两

只煎饼，煮两碗清水挂面、卤五斤黄牛肉，再去马车上取两坛花雕。”

那绝色女子也不惊讶，听了这话，只一笑，招呼众女收拾菜肴，下楼去了。

过了半晌，那女子又袅袅登楼，施礼道：“吴大官人极想面见谷爷，不知谷爷意下如何。”

谷缜一碗面吃得稀里哗啦，挥手道：“今日罢了，来日再说。”那女子不觉面有难色，踟蹰半晌，方才下楼。不一阵，便听楼下马蹄声响，如风去了。

陆渐叹道：“谷缜，你这样做太不近人情。人家对你必恭必敬，又送你这么多东西，你竟连面也不见。”

谷缜喝光一碗酒，笑道：“陆渐，你瞧了这些事，似乎不觉奇怪。”陆渐摇头道：“我是见怪不怪了。”

谷缜道：“好个见怪不怪。”又饮一碗酒，抹去嘴角酒渍，笑道，“你不知道。四年前，这吴朗月还是我手下伙计，如今却是一跺脚、便震动三州八府十六县的狠角色。这等人财大气粗，狡计百出。我这两年囚于深狱，他们无人管束，就如出笼的猛虎、断锁的蛟龙，不知做了多少混帐事。你当他的东西好吃好用么？他给你万两黄金，他吞没的黄金，少说也有三万；他给你明珠十斛，他污掉的明珠，少说也有八斗。至于美人香车，华服佳饌，那都是叫人神魂颠倒、晕眩迷糊的玩意儿，你一旦陷进去，还有狗屁工夫跟他算帐？”

他顿一顿，笑笑又道：“吴朗月百般示好，求见于我，难道因为老子生得好看？嘿嘿，只因我若见他，便意味着既往不咎；我不见他，他就麻烦大了。不过，我收了他的车马美酒，也就是说，以前的事虽不一笔勾销，却可从轻发落。即便如此，吴大官人今晚也睡不好了。”

陈双得忍不住叹道：“谷爷年纪轻轻，竟将世事看得如此通透？”

谷缜笑道：“那只因为，吴朗月之流，纵然多财善贾，却是手中有钱，心中也有钱；唯独我手中有钱，心中无钱。心中有钱，易为金钱所驾驭，沦为钱奴；心中无钱，则可以钱为奴，驾驭天下之钱。”

陈双得听得出神，喃喃念道：“手中有钱，心中无钱。”

谷缜摇头道：“双得，你便听了这话，也做不到的。我九岁时便听人说



了，却直到半年之前，才悟通这个道理。”

陆渐心想：“半年之前，他不是还在九幽绝狱么？”却听陈双得嘻嘻笑道：“那这位陆爷，却又是没钱无钱？”

谷缜瞧了陆渐一眼，笑道：“我这鼻子最灵，但凡人身上有一丝铜臭，不论是手上，还是心里，我都嗅得出来，唯独在这陆爷身上，我一点儿都嗅不到，足见他手中无钱，心中也无钱。”陆渐失笑道：“这话在理，我本就是一文不名，穷光蛋一个。”

谷缜摇头道：“你这穷光蛋，做得可不容易。富可敌国容易，穷可敌国却难。我虽然讥笑孔子颜回，但这等圣贤之人，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就算一文不名，也是百代帝王之师。得一人，胜得一国，这就叫做穷可敌国。”

陆渐未及答话，忽听楼下一个苍老的声音笑道：“好个穷可敌国，乖孙子入狱几年，果真长了见识。”

谷缜眼神微变，忽而笑道：“赢爷爷，深更半夜的，你不在家里数钱，却来这儿做什么？”

“这个钱字再也休提。”那老者嘿嘿笑道，“爷爷那点儿家当你又不是不知，给乖孙子你塞牙缝还不够呢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走上来，似乎苍老无力，三步一歇。谷缜莞尔道：“赢爷爷来得挺快，我还当第一个来的必是九变龙王，不料乌龟爬得比龙还快。”

“乖孙子。”那老者呵呵一笑，“你虽然夺了叶梵的红毛战舰，但再快的船，也快不过天上的飞鸟，你头一天出狱岛，爷爷第二天便接到传书。大伙儿沿海守着，碰碰运气。爷爷只是运气好，就在附近，你找吴朗月，又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我就算是只真乌龟，也该听到了。”

说话声中，自楼口转出一个耄耋老者，彩衣黄发，长眉低垂，腰背佝偻如弓，手持一根绿竹杖，逍遥而来。

谷缜笑道：“双得，还不看座。”陈双得机灵得紧，不待他出声，已端了座椅，放在桌前。谷缜又道：“双得，此间无事，你下去吧。”

陈双得应了一声，方要下楼，那黄发老者呵呵笑道：“这个是乖孙子新收的伙计吗？果然精乖，来，爷爷赏你一枚铜钱。”说罢慢腾腾伸手入怀，摸

出一枚泛青的铜钱来。

陈双得正要伸手，谷缜蓦地双眉倒立，厉声道：“赢万城，你还想不想耍钱？”

那黄发老者一怔，收回铜钱，笑道：“想，怎么不想？”陈双得却不知自己方才已在鬼门关前转了一遭，手伸了一半，大为尴尬，忽听谷缜笑道：“双得，这位老前辈逗你玩儿呢，还不快走。”

赢万城闻言，混浊老眼中精光一转，转眼望去，忽见陆渐吐一口气，身子松弛下来，不觉暗暗心惊：“这小子什么来路，竟能瞧出老夫的杀气。”

略一沉吟，他落座笑道：“乖孙子，你真好本事，九幽绝狱都困不住你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，叫什么来着，是了，咸鱼翻生。呵呵，若不是爷爷我，这天下又有热闹可瞧了。”

谷缜笑道：“赢爷爷这话，是吃定我了？”

“没有芭蕉扇，敢过火焰山么？”赢万城嘿嘿笑道，“你若要恨，就恨你自己疏于练武，若你有谷神通一半的本事，爷爷这把老骨头，岂敢送上门来折腾？”

谷缜道：“赢爷爷的‘龟镜’神通，我自来佩服，想当年我抓周的时候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赢万城冷哼一声，接口道：“事过多年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谷缜笑道：“这么有趣的事，我朋友还没听过呢。陆渐，你想不想听。”陆渐笑道：“你小时候的事吗？说来听听。”赢万城重重哼了一声，老脸阴沉下来。

谷缜喝一碗酒，悠然笑道：“那时我刚生不久，我老爹丢了许多物事给我抓，说是抓到什么，将来一定和那东西有缘，就好比捉笔从文，抓刀从武。而这赢爷爷却会一门厉害本领，叫做‘龟镜’，不但能猜到对手的心思，就连奶娃儿的心思，他都晓得。他当时就跟我爹打赌，说是我一定会抓算盘，赌注是一百两金子，对不对，赢爷爷？”

赢万城一吹胡子，瞪眼道：“那又如何，难道你没抓算盘？”谷缜笑道：“算盘我是抓了，所以说赢爷爷的‘龟镜’神通，不是吹出来的。不过，一百两金子是谁赢了？”

赢万城面肌抽搐一下，露出痛心之色，悻悻道：“你爹赢了。”



谷缜笑道：“陆渐，你猜猜，为何赢爷爷明明猜中算盘，却输了金子？”

陆渐想了一会儿，摇头笑道：“我猜不出来。”

“这个简单得很。”谷缜道，“因为他只猜中了一半。”

陆渐讶道：“怎么说？”谷缜道：“寻常小孩，都是一手抓周，但我却是两手齐出，右手抓了算盘，左手却抓了一艘玩具木船；而且两只手不分先后。赢爷爷以常理度之，自然只猜中一半，输了一百两黄灿灿的金子。”

赢万城听得烦躁起来，竹杖一顿，喝道：“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事，也拿来说嘴。”

“赢爷爷会错意了吧！”谷缜冷冷一笑，目中厉芒大盛，“我说这事，并非叙旧。而是要你知道，从那一日起，我便是你‘金龟’赢万城的克星，除非你见面就将我杀了，要么一定要倒大霉。”

赢万城老眼一眯，将他打量一番，嘻嘻笑道：“爷爷老了，喝不了酒，吃不得肉，就是瞅着美貌女人，也是兴致全无，唯独爱一些黄白之物，这东西乖孙子你最多了，爷爷喜欢你还来不及，怎么舍得杀你？”

谷缜冷冷道：“你要多少？”

“爷爷最不贪心了。”赢万城叹道，“什么黄金万两，明珠十斛，爷爷统统不要。爷爷只要一枚翡翠戒指，你给了我，我便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放你一马。”

“我当是什么好东西？”谷缜哑然失笑，“翡翠戒指，容易得很，我就写张条子给吴朗月，你去他的珠宝斋挑，要几个有几个。”

赢万城眯起双眼，森然一笑，露出黑洞洞的一张嘴：“乖孙子，你明知爷爷不要这些。爷爷要的戒指，普天之下只有一枚：翡翠之环，血纹三匝，财神通宝，号令天下。”

“有这种宝贝？”谷缜讶道，“我怎么没听说过？”

“胡说。”赢万城将竹杖狠狠一顿，嗤的一声，竟贯穿五寸木板，“若没有那财神指环，以你这点儿年纪，怎么可能号令天下豪商，调动世间财货？”

叱咤之间，赢万城一双老眼云翳尽去，澄如冰雪，两道冷芒，直逼而来。谷缜双眼也亮得骇人，四目相对，有如雷电交击，陆渐忽觉身周一冷，

身子有如弓弦，不由自主绷紧起来。

蓦然间，谷缜又是一笑，这一笑，凝重气氛如遇夏日暖风，倏尔冰消。只听他淡然道：“这件事，是吴明月说的吗？”

赢万城干笑道：“这点小事，爷爷自有办法知道，何劳他说？”

谷缜道：“他亏空不小，我又不放过他，是故狗急跳墙，编造谎话，陷害于我。赢爷爷，你既有‘龟镜’神通，何不在我心里照照，有没有财神指环，还不是一照可知？”

赢万城摇头道：“乖孙子，你明知‘龟镜’只能照今，不能鉴古，只能猜到你当前的念头，却无法知道你的记忆。更何况，天地间，能克制自身记忆、不去想起的人寥寥可数，乖孙子你正好就是其中之一。爷爷上你的当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幸好，我上一次当，学一次乖，这次你想糊弄我，嘿嘿，那是休想。”

谷缜笑笑，斟酒入碗，一口饮尽，他此时已干了十碗陈酿，眼神却是越喝越亮，殊无醉色。

“赢爷爷。”谷缜忽道，“咱们来赌一次，你胜了，给你戒指，我胜了，你放我走路。”

赢万城两眼一翻，说道：“赌什么？”

谷缜一字字道：“就赌‘金龟三关’。”

赢万城双眼眯起，笑道：“好，你若能破我的‘三关’，爷爷也没脸为难你。”

谷缜道：“那就先赌第一关：射覆。我是鱼饵，你是鱼钩。”赢万城一愣，道：“鱼饵？鱼钩？这话怎讲？”谷缜笑而不语，赢万城但觉蹊跷，以“龟镜”察探，谷缜的思绪已向别处去了，不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先还是我先？”

谷缜道：“我先。”赢万城背过身子，运转“龟镜”默察，但觉谷缜将一枚双陆棋子扣在碗下，随即又觉他转过头来，笑道：“好了，赢爷爷，你射这酒碗下覆的什么？”

赢万城转身盯着那碗，眯眼道：“是双陆棋子罢。”谷缜微微一笑，掀起酒碗，赢万城不觉愣住，敢情碗下覆的，并非棋子，而是一枚骰子。

他一转念，厉声喝道：“臭小子，你使诈。”谷缜笑道：“我怎么使诈。”



赢万城怒道：“我跟你射覆，却不是和他射覆。”说罢一指陆渐，冷笑道：“乖孙子，你明知爷爷的‘龟镜’只能猜度一人的心意，不能同时窥探两人，是故先将棋子扣入碗中，其后转头不瞧，任由这小子将碗中的棋子换成骰子，‘龟镜’只能照出你的心思，你都不知他换了什么，‘龟镜’自也无法照出了。”

谷缜与陆渐对视一眼，摇头道：“赢爷爷说得有理。但口说无凭，你有什么证据，证明是他换了骰子？难道就不会是‘龟镜’神通出了差错？”

赢万城不禁默然，只怪一时大意，明知二人弄鬼，却没拿住证据，既无证据，也就无如之何，只得道：“好，轮到我了。你们若猜不着，这一关也只好算平手。哼，你们两个，都给我转过头去。”

谷、陆二人依言转头，须臾便听赢万城道：“转过来吧。”二人转身，但见赢万城身前，反扣一只酒碗。谷缜微微皱眉，再瞧陆渐，但见他两眼紧闭，双手按桌，忽而抬起左手，轻轻摇摆，谷缜心念一动，脱口叫道：“碗下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”

赢万城神色大变，谷缜瞧他神色，哈哈笑道：“如何，我射中了吧？”

赢万城狠狠瞪着他，也不揭碗，忽而阴森一笑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这一关，算你破了。如今是第二关，藏物。”

说罢取出一枚铜钱，稍一犹豫，折成两半，一半递给谷缜，说道：“将这半枚铜钱，藏在你身上，若是离身，便算你输。”

谷缜将钱搁在桌上，摇头道：“不用了，无论我藏在何处，都逃不过你的‘龟镜’。这一关我只盼打平，猜到赢爷爷藏在哪儿便可以了。”

赢万城不料他有此一着，微觉诧异，又见他自信满满，不由暗自纳闷，只好将剩下的半枚铜钱握在手里，张手之时，那铜钱已然不见。陆渐见状，双手按桌，劫力顺着桌腿传递而下，又经过楼板，传到赢万城足下，须臾间，便觉那半枚铜钱贴着赢万城的肌肤急速滑落，倏忽钻入他左脚鞋底。正设法暗示谷缜，忽见赢万城长眉一轩，目光狠狠逼来。

谷缜一瞧，便知赢万城动了疑心，此番将“龟镜”用到了陆渐身上，忙笑道：“赢爷爷，你瞧我朋友做甚？跟你赌斗三关的，可是我谷缜。”

赢万城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算是知道何为鱼饵，何为鱼钩。敢情乖孙子

你这个鱼饵只是摆摆样子，当真跟我斗法的却是这小子。但我有些奇怪，他何以知道老夫的心意，难不成他也练了‘龟镜’？”话音方落，竹杖忽抬，点向陆渐，陆渐急欲闪避，却被赢万城照出心意，半途变招，嗖的点中他“期门穴”。

陆渐显脉被制，隐脉劫力一涌，转化为内力，又将显脉冲开。赢万城方欲收杖，忽见陆渐稍一滞涩，便即动了，左手内勾，右拳直送，劲力重叠如山，奔涌而来。

赢万城措手不及，横杖一拦，便觉虎口发热，绿竹杖几乎跃出掌心，不由得纵身后跃，才消去这“半狮人相”的拳劲，心中骇异，蓦一转念，厉声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是劫奴？”

陆渐被他喝破自身隐秘，也是一惊。忽听谷缜击掌笑道：“赢爷爷高见。”赢万城冷笑道：“乖孙子，劫主是你吗？”

谷缜笑道：“我若说不是，爷爷你信不信？”他这话模棱两可，赢万城越发狐疑不定，忽一抬手，绿竹杖直刺陆渐眉心。他料敌先机，陆渐躲闪不及，索性使个“白毫相”，不退反进，以头相迎。佛经有言：“如来放眉间白毫相光，照东方万八千世界，靡不周遍”，是故这一相，能将周身神力聚于眉间，赢万城一杖点中，如中生铁，竟然无法戳入。

赢万城虽有料敌之能，却料不到陆渐竟能以血肉之躯，硬挡自身兵刃，杖不及收，陆渐已忍着眉间剧痛，变化“诸天相”，双手齐出，将竹杖捉住。

赢万城大喝一声，劲传竹上，那竹杖嗡嗡剧颤，陆渐双手如遭电殛，顿时撒手，但他右手奇快，方被震脱，又将竹杖握住，眼见赢万城腰腿破绽微露，急变“马王相”踢出。但腿脚方抬，右手劫力却经由竹杖，知觉出赢万城体内种种情景，此刻赢万城“带脉”中精气流转，“手太阴肺经”内真气骤增，依照脉理，正是身形右闪、五指下插的征兆，陆渐这一腿若然踢实，势必被他锐如刀剑的五指贯穿小腿。

这念头只一闪，陆渐便由“马王相”变为“大自在相”，生生收回腿脚，大喝一声，左掌成刀，先变“寿者相”，再变“猴王相”，以破竹之势，奋力劈出。

这一劈气势惊人，劲风满楼。赢万城纵然料到，也无法闪避，只得挥掌

